

方远的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终于出版了。这部70多万字的小说，称得上是一部鸿篇巨制。手中拿着这部沉甸甸的家族传奇，内心的情感还是有些复杂的。因为这部书从无到有，我都是一个知情者。可以说，我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所以几年来，我始终关注着它的进展。

话说回来，还是在六七年前，有一次共同参加一个活动，跟方远在一起闲聊。方远跟我说起他的祖辈和家族的故事。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的表情，那真是眉飞色舞。那带有传奇色彩的跌宕起伏的家族故事，在时代的更迭中，充满着悲欢离合，深深地感染了我。方远说：这可不是故事，这是俺家族里的事，俺想把它写出来。我说：你一定把它写出来，这里面不仅有家族的荣耀、自豪和牺牲，更有丝丝缕缕的血脉相连。

方远说干就干，这是他的个性使然，况且这个故事跟他血脉相通，这种内心的激情一旦被点燃，肯定不可遏制的。可是，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写起来又谈何容易，一是这个家族故事漫长而庞杂，一大堆素材不假，如何梳理？如何切入？如何架构？对作者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就是方远以往创作了几百万字的小说，大都是都市情感题材，猛地写这么一部农村家族题材的大部头作品，应该是一次大冒险，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但这些，似乎正契合了方远的个性。他本身就是一个敢于挑战且乐于冒险的人，决定了的事情，会一口气走到底的。果然，近几年我们见面很少，偶有联系，他不是在老家体验生活，就是躲在某一个角落里奋笔疾书。功夫不负有心人，一部70多万字的“砖头块”就这么炼成了。当方远把这部《大河入海流》递给我时，我开玩笑说：没看出头发少来呀。方远笑着说：白了不少呢。可是我心想，比起这部厚重大气的小说，白几根头发，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河入海流》以老掖县濒临海河的方家村和房家庄村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和背景，展开了跨度整整100年的人间悲欢离合的书写，叙事扎实稳重，行文回肠荡气，读罢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方家和房家300年前本是一家人。房家庄村的祖上房学明由于触犯族规被扫地出门，搬到王河对岸自立门户，且改为房姓。从此，方家的宏德堂和房家的义武堂一文一武分立王河两岸，两家人也是明争暗斗、好好坏坏、分分合合，谁都不服谁的气，直到1911年这个秋天的到来。这个秋天里，贯穿小说百年的主要人物方童年出生，宏德堂主人方英楚的小儿子方兴迅要娶。生也好娶也好，都不那么顺当，更重要的是老爷子方英楚就要驾鹤西归了……方家摊上事了，房家也不例外，掌门人房国武带兵去县衙为民请命被斩，方德河和房根森杀了县太爷，亡命天涯，再加上清室逊位，于是，个人的、家庭的、民族的情感和悲欢，在这一时代节点上交相辉映，整部小说拉开了百年历史激荡的大幕……

读完这部小说，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它有着

# 历史激荡中的家族故事

□刘玉栋

清晰的历史尺度和思想根基。时代的更迭和社会的变迁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这个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命运。风吹草动，在时代和社会的交替中，他们就是一棵棵小草，他们无法把握个人的命运，他们在历史的漩涡中沉沉浮浮。清室逊位、军阀混战、国民党暴政、日本人侵略、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三反五反、“文革”浩劫、改革开放……方英楚、房国武、方兴运、房乐平、方德海、方德河、房根林、房根森、方童文、方荣光等等，一代一代，一茬一茬，他们相互争斗搏杀，又相互保护庇佑，他们抗争着命运的无情和人生的无常，他们悲痛着、欢欣着，如同舞台上跑来跑去的演员，演得投入、深切、真诚、生动，演绎着一幕幕人间的悲喜剧，也演绎出了家族的兴衰和生命的真谛。说这部小说有思想根基，是因为它从头到尾，始终贯穿着儒家的文化传统，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一种家族和社会的和谐。方兴运和房乐平为保护两村父老乡亲的性命，不惧日本鬼子的机枪，携手一同赴死；改革开放后，房云霄带着父亲房根林的忏悔信从台湾回乡省亲，方兴运的儿子方德泊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原谅了他当年对父母的杀害，可以说是感天动地；贯穿小说始末的方童年这一人物形象，更是很好地诠释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那就是善良敦厚、诗书传家、责任担当、兼济天下。所以我说，这是一部有高度、宽度和深度的作品，正如作家张炜对此书的评价所言：“全书笔势开阔，别有洞悉。杀戮与拯救，复仇与宽恕，死亡与重生，兴盛与衰落，读来令人动容，难以释怀。”

在创作手法上，这部小说也多有闪光之处。虽然这是一部篇幅浩荡的小说，但它结构严谨、布局精致，在故事的大开大合之间，能够做到前呼后应、错落有致，实属不易，能看得出，作者是用了心思下了功夫的。当下的很多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上可谓精彩，但在结构布局上却多有弊病。但这部《大河入海流》，尽管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但故事环环相扣，结构匀称，层次感强，作者这种把握题材的能力令人称道。比如在小说开头的第一章中，宏德堂的老爷子方英楚死后，把一只蜡封的陶瓷罐带入墓中，这等于把一个解不开的谜带入了棺材，直到小说的尾声，这只陶瓷罐才被挖出来，原来里面存的是方家和房家一段不被人知的家族秘史。此时，整个故事才豁然开朗。原来，明争暗斗、相互伤害了近百年的方家和房家，实际上竟是一个祖父后代，竟然是一帮没出过五服的兄弟。这类家族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但这个巨大的包袱甩得还是过瘾，让读者感受到那股血缘的传统的力量的同时，也为作者精妙的布局而由衷赞叹。除此之外，对小说的语言掌控能力和对众多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以及对人性的发掘，在这部大部头的作品中，都有许多出彩的地方。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于方远，这部《大河入海流》都是他创作的里程碑，这是他最重要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多年来他对文学艺术追求的结晶和收获，更是一种个人价值和美好心灵的展示和体现。

方远的长篇小说新作《大河入海流》横跨一个世纪，叙述时间从1911年延伸到2011年，给人一种“故事在顺流而下地讲述，历史在逆流而上地探寻”的感觉，呈现出一段有别于大历史的饱含个体生命经验的“小历史”。事实上，《大河入海流》既然是三个地方实力派的斗争发展史，是中国农村的近现代发展史，又是一部饱含着中华民族丰富历史信息、具有独特个人生命体验的“私人生活史”。一条王河，“隔开了同宗同族的两个村庄——方家村与房家庄，在入海口的虎头崖上，逃荒落难至此的灾民也先后扎下根来，取村名为虎头村，三个村庄呈三足鼎立之势”。这样的现实场景在宏大的历史沿革中跌宕起伏，方远的笔触冷静而又直观地深入其中，展现了一段丰富细腻的乡村百年演变史。

《大河入海流》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深入历史细节的讲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最有印象的直观就是，它带动了一片死亡的历史，重新激活了历史深处复杂模糊的偶然性因素，让我们能够在正史之外，获得一种重新阅读和审视这段历史的全新视角。对于已有的历史来说，从来不缺少关于某段历史的综合性研究，缺少的是直接的观察，是历史组成员本身提供的直接证据。这是历史研究所无法做到的，对一个面对历史的写作来说，运用历史的宏大语境尽量丰富历史的细节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掌握了大量材料的时候，很难说作家的虚构与真正的历史会有截然的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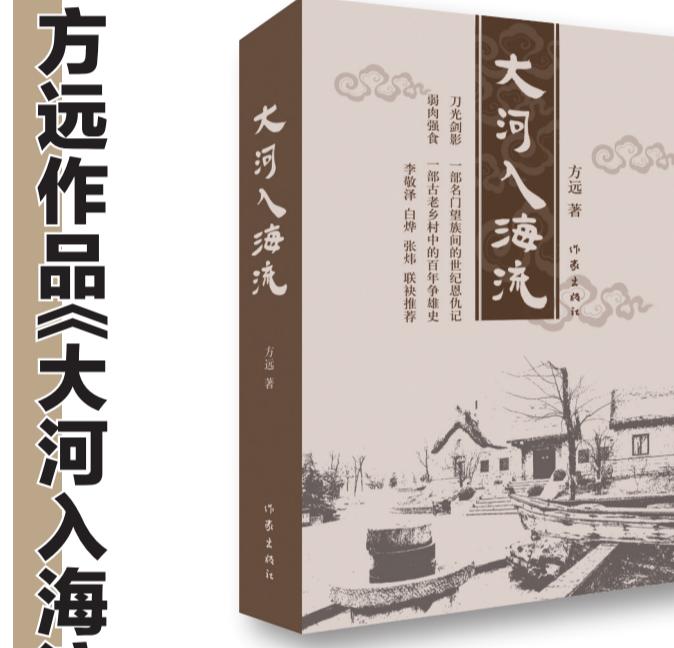
《大河入海流》讲述了一个家族、三个村庄的历史纠葛。小说故事本身就是一部私人生活史、一部家族兴亡延续的“秘史”。私人史、秘史最魅力的地方在于，它足以提供一种历史重生的方式，它最明显也最具优势的地方在于，它在对自身历史的认知性建构当中足以解构“正史”的宏大外壳，还原出清晰的历史本真来。很多历史回避的问题，也会在它的讲述中显露出诸多细流，顺着这些细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充实我们对已有历史的解读，既让原本呆板凝滞的历史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也使得历史之中的传奇被呼唤出来。这样的写作，既让传奇和神秘在“秘史”和“私人史”的书写中成为一种日常，也将所谓的魔幻还原到本真的现实，形成一种强大的现实主义的力量。这样的文本已是妙趣横生，而且很多被建构和想象的细节也被读者自觉地接受吸收。

# 波澜壮阔 沧海桑田

□李辉

在当代作家中，方远是我比较熟悉的，凡是能够得到的作品，我都认真读过。他想象力非常丰富，语言调度能力异常强大，处理题材驾轻就熟，艺术性思想性兼具，是一位标准的实力派作家。尽管如此，当我拿到他70余万字的、砖头一样厚重的长篇小说新作《大河入海流》时，心里还是有点替他捏把汗。原因是近些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不尽如人意，每年4000余部的高产量，精品力作凤毛麟角。只有“高原”没有“高峰”的创作局面，已经成为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忧虑。这个局面的形成，我倒以为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一部经典长篇小说的出现，不是那么容易的。作家，我是说真正的作家，哪个没有经典意识？哪个不想创作出一部感天动地的杰作？但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客观条件又是一回事。经典作品的产生，创作者除了应该具备作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以外，还必须拥有超常的天赋、过人的想象力、充足的学养、丰富的阅历、深刻的洞察力、强大的概括力、高贵的人格、敞亮的胸襟、饱满的激情等等，可以说缺一不可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不就产生了《红楼梦》那么几部长篇名著？

《大河入海流》起始于20世纪初，结束于21世纪初，讲述了三个村庄也可以说三个大家族整整五代人的故事。小说从方家村的名



## 的历史书写探析

# “大河入海”的百年乡土中国家族史

□张丽军 妥东

《大河入海流》所讲述的正是在民族命运家族颠簸的时代，最为鲜活的人的生存状态，家族的仇恨交织着复杂的关系，爱恨情仇在历史的偶然性之中不断地释放出它应有的可能，成为故事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作家对历史的触及可能是有意或者无意的，但是拥有历史感觉的作家，无疑在作品的厚重感的把握上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它所提供的丰富的细节性演绎却是某种和合历史细流的有益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所面对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也从来都不具备某种特定的含义。这其实就是真正的历史所特有的品质。当然，这样的优越性并不代表作家个人具有优越性。关键还是在作家个人的把握上。适当地把握好历史与个人书写的距离，除了让“私人史”或者“秘史”在整体合乎“正史”的必然性因素之外，能够伸展出更多历史的偶然性，才能让作家关注历史的写作成为足够注脚正史的最佳范本。这是《大河入海流》在面对正史时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所有涉及历史书写的作家所要面临的问题。让人惊喜的是，在《大河入海流》的处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很好地得到了解决。小说一方面坚持个人体验过的历史的书写，但是面对正史的某种非必然性因素时，小说也随之转向了必然的一面，与正史合流。比如小说中方兴运弃兵于房根林，方兴运的计划和方向暗合了一个军阀在已有的正史之中必然的走向，但是在写完这笔之后，原本让人带有期待的伏笔却戛然而止，方兴运的命运尽管在之前的叙述中已经显露出“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发展趋势。在房根林于城楼上成功拿下了他的兵权之后，方兴运出走烟台。小说的叙述一路紧逼读者的期待，期待方兴运在逃离掖县之后的某个地方，经历一段时间，成长为一名共产党人。但小说却戛然而止，方兴运随着被击沉的船一起沉入了莱州湾。方远对这段故事的把握和处理，足以显示出他的敏感而又深刻的历史感觉。

方家村与房家庄隔河相望，虽是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但却无法摆脱历史遗留的诸多问题，追溯房家庄的历史必然会回到方家村，而追溯具体的个人的历史，则必然会回到自己的童年，没有仇恨的年纪，恰恰萌发的是两族人的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上代人的历史必然会成为下一代人的负担，仇恨既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成了两族发展的动力。杰姆逊在他的代表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说，“桥，表示出一种悬空感，表示

得相当轻松，既能给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也能让小说的安排更具意味。

小说末尾房两族合而为一，大河汇入大海的使命最终完成。家族制中的“群体人”也从那种不自觉的族群群体状态中走出来，成为最有活力的个体，活跃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这是对历史必然的揭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封建大家族必然瓦解的趋势是正史中已有的揭示，《大河入海流》则将这种家族制瓦解崩塌的过程在讲述中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由此成为了历史必然的印证。正是对历史关键处的把握和处理，《大河入海流》获得了一种得心应手浑然一体的感觉。凡代人的恩怨，纠缠的细节难以理清。然而在小说尾声处，随着房根林遗留下来的怀表被他的儿子房云霄重新上满弦，新的历史也重新开始计时。这种整体的历史把握，让小说内在的丰富完整地呈现。

透过《大河入海流》，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不是以历史为背景，也不是借助历史传达某种思考，而是切切实实地在书写历史，将写作推向了一个宏大而又壮阔的向度。在这里，小说既在还原历史，也在塑造历史。我们看到，在小说中有很多具有丰富内涵的细节，五代人的命运在沧桑的中国百年史中跌宕起伏。小说描写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小说叙述过程中，故事中的人物时常会回忆。追忆的效果就是在个人的反思和认同中确认这段历史，这既确保了叙述者可靠的叙述身份，同时也增加了历史本身的厚重感。

方家村与房家庄隔河相望，虽是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但却无法摆脱历史遗留的诸多问题，追溯房家庄的历史必然会回到方家村，而追溯具体的个人的历史，则必然会回到自己的童年，没有仇恨的年纪，恰恰萌发的是两族人的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上代人的历史必然会成为下一代人的负担，仇恨既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成了两族发展的动力。杰姆逊在他的代表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说，“桥，表示出一种悬空感，表示

之远大可想而知，他却拒绝了世俗，拒绝了富贵荣华，选择了一条不名不利的平常道路，做了一个悬壶济世的普通郎中。名门望族的病治疗，贫苦百姓的病治疗，身无分文者也不拒绝，从不把金钱放在心上。家族的纠纷，世间的矛盾，在他的眼里也是疾病，他站在中间立场上，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全心全意地予以救治。方英楚，小说中出场的第一代族长，作者在他身上着墨不多，故事甫一展开便溘然长逝，但他身上承载的东西却是厚重而丰富，他是这幅长河画卷的源头，这个源头汇聚沉淀着数千年中国的文化，家国恩仇，儿女情长，宽容狭隘，家族振兴梦等等，他带着乱麻样的思绪，愁肠百结的心怀，还有一个特大谜团，满腹心事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方英楚的妻子王玉珍，也是一个形象鲜明独特的主要人物，她比丈夫小许多岁，又是填房，丈夫的儿子也比她大，丈夫撒手人寰，把她撇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大家族里，家族里的是是非非她躲不开，冲着她的矛头更躲不开，她忍辱负重，宽以待人，爱憎分明，终于赢得应有的尊重，活出了自己的尊严。另一个重要艺术形象方兴运，是前半部分的主角之一，他少小离家，四处闯荡，好歹熬上了张作霖部队军长的高位，却为了报答继母王玉珍的抚养之恩，他义无反顾地交出了兵权，旋即死于非命。限于篇幅，类似可歌可泣、可悲可叹、形象丰满的人物形象不能一一列举，例如妙龄女郎丁冬梅，从千金女变成为女匪首，后又成为革命志士。戴上地主帽子的方德海，为逃避运动，逃避无休止的身心折磨，居然装作瘫痪病人，一装就是十几年。这些颇为鲜活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悲欢离合，这些人物交织碰撞出的动人心魄的故事，绘制出了这幅长河画卷，让人流连忘返，品味再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掩卷思之，我不但看到了方远艺术激情的集中爆发，创作出了他里程碑式的拳头作品，我分明还看到了这位实力派作家的悲悯情怀，看到了他对人生的满怀希望和深重的忧虑，以及渴望世界更加美好的良苦用心。人类历史源远流长，千变万化，沧海桑田，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人们，其行为要受这样那样的制约、困扰、纠缠，个体命运难以掌控，但只要以德治国，以德持家，以德律己，社会就能够正常发展，生活就能够越来越美好。起码要少走不少弯路，避免许多悲剧。这是我从《大河入海流》读出的话外音，也是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在，方童年终于追寻着干爹周仕君的脚步走了……才渐渐缓和下来。波动的家族历史在小说叙述中始终暗合的一种状态是平静，小说从开始到结束，大波大折的背后都是一种平静和泰然。

《大河入海流》的家族史传奇里，就连那最普通的丫鬟青荷的形象也特别鲜明。小说除了在历史回溯的笔力上胜出之外，各色鲜活的人物形象也是它最大的成功。总体比较来看，方家村中方家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突出。从方英楚到方童年，活跃在方家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各自的独特的面孔。而令人印象最深刻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王玉珍这个形象。《大河入海流》表现人物形象的一大特色在于，它让人物在历史中成长，偶然性的因素结合必然，人就变成了他该有的样子。王玉珍是成长中的人物的代表。王玉珍在最初进入方家的时候，大字不识一个，典型的粗鄙妇女。方英楚因为她的美貌，让她填房，从此也改变了这个乡下丫头的命运。一开始，当方家遭遇土匪赵重彪敲诈勒索的时候，王玉珍的泼妇要赖的脾性暴露无遗，但是在营救李秋燕的态度上，她却很坚决。方英楚一死，王玉珍女主人的气节便显现了出来，王玉珍一开始给人的印象正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蛮横不讲理，泼辣。但是她的性格与王熙凤的差距又很大，这也是王玉珍在方家慢慢成长为一个主心骨的主要原因。直到她被房根林以人质被押到掖县的城楼上与方兴运的兵权做交换，王玉珍的成长轨迹也得以形成。她的成长，见证了一个从历史偶然中走出来的下层人，如何成为一个大家族中受人尊敬的大家长的过程。《大河入海流》就是这样一部揭示人物成长的小说，在历史中人在成长，也必然会成为他所注定的那个样子。

无论对历史的把握深刻与否，作家都可以凭借其深入历史的细节性描绘形成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注脚。我们很难分辨哪些描述与真正的历史环境有冲突，也很难去评判他的写作对于历史是否有某种“多解”的可能性和丰富性，但不可争辩的事实是，作家方远以自己独特的家族历史和丰富的生命体验为创作深厚底蕴的个人家族历史的小历史”写作，实际上构成了百年以来乡土中国历史丰富性中不可或缺的那一面，最终“大河入海”汇入乡土中国百年历史之中。这正是方远的《大河入海流》的独特意义与价值之所在。